叅本下少半本駒本上半本

桑扈之什二之七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比也交交羣飛往來也鶯文貌桑扈應候而來以比諸侯如期而旋見也桑扈之羽鶯然而有文以比諸侯之來秩然而有禮也諸侯以禮來覲而天子饗之與之相樂則君臣各盡其道是以能受天之福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屛

比也領頸屛蔽也桑扈之領上承首而下統羽以比諸侯之長上輔天子而下統列辟也天子以禮饗之則方伯連帥益勸其職故可以爲萬邦之屛蔽也

御纂詩義折中卷之十五

桑扈之什二之七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此也交交羣飛往來也鶯文貌桑扈應候而交飛以比諸侯如期而旋見也桑扈之羽鶯然而有文以比諸侯之來秩然而有禮也諸侯以禮來朝而天子饗之與之相樂則君臣各盡其道是以能受天之福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比也領頸屏蔽也桑扈之領上承首而下統羽以比諸侯之長上輔天子而下統列辟也天子以禮饗之則方伯連帥益勤其職故可以爲萬邦之屏蔽也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賦也翰幹也障土以築墻者戢歛難愼那多也言既爲之屏以藩其外又爲之翰以固其內使所統之諸侯皆奉之以爲法是其德盛而功亦高矣然且收歛而不敢自恃然且審愼而不敢少忽則其受福豈有不多者乎蓋於嘉賞之中而寓儆戒之意也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賦也兕觥爵也觩上曲貌酒能發人之剛故思柔戒酒失也所謂溫克也敖與傲通求與逑通聚也言兕觥之內貯有旨酒乃對之而思柔不敢飲也敬之至也交際之間往來酬酢毫無傲慢謙之至也謙敬以受天之祜則萬福自來聚矣易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此之謂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桑扈、饗諸侯也。諸侯來朝、天子饗之、錫之弓矢。使爲方伯、以統列服也。傳曰、饗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故饗之爲禮也、立成而不坐、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共儉之至也。觀桑扈之所詠、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則爵盈不飲可知矣。錫之以屏翰、誠之以戢難、勉之以匪敖、樂胥之時不忘儆戒如此。此則恭儉之實、而非徒以其交也。受天之祜、萬福來求、豈虛哉。君子是以知禮之爲義甚大、而詩之爲教至詳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比也。鴛鴦、匹鳥。止則偶、飛則雙、不相離也。人之篤於伉儷者似之。畢小網、羅大網也。君子謂成婚之人也。宜稱也。言鴛鴦之飛、則畢之羅之、以比夫婦之禮、當講之行之也。君子能篤於夫婦、則家道成、而子孫盛、億萬斯年、福祿常與其德相稱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比也、張子曰、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不用而右便故也、君子能篤於夫婦、同心合力、朝夕相依、則德恆而福亦遠、宜也、非倖也、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賦也、乘馬、新婦所乘之馬也、艾、養也、春秋書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傳曰、反馬也、蓋古者婦來、留其所乘之馬、三月廟見而後反之、玆未反、故在廐也、摧、莝草也、秣、飼粟也、摧之秣之、善養之也、愛其人、故養其馬也、夫婦愛敬以相養、則上天亦以福祿養之矣、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賦也、綏、安也、用馬則秣之、息馬則摧之、始秣而繼摧、息之也、與人相安、故馬亦安也、夫婦靜好以相

安則上天亦以福祿安之矣、

鴛鴦四章章四句

鴛鴦、大昏也、天子諸侯大昏禮成而羣臣賀之也、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是也、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子子孫孫、無窮之福祿、自一日之伉儷開之、萬年之祝、豈虛語哉、君子是以知大昏之重、而關雎麟趾之化有由然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悅懌

賦而比也、頍圓貌、弁冠之通名、蔦寄生也、蘿松蘿也、君子謂主人也、奕奕憂不止也、此兄弟甥舅燕

飲之詩、言此頍然而弁者、伊何人乎、因爾設燕、而未並非異人、皆兄弟也、兄弟至戚、如蔦蘿與松栢相依爲命、故未見而憂之、既見而樂之、欲情誼之常相通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賦而比也、期會也、怲怲、猶耿耿也、言此頍然而弁者、將會於何所乎、因爾設燕、故相約而俱來也、兄弟相依、如蔦蘿之施於松上、庶幾蔦蘿得所、而松亦多蔭、是彼此偕臧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

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賦而比也言之所在首者也兄弟之外又有甥舅亦皆老矣霰集則雨雪必大老至則來日無多相見之期未知有幾故今夕俱來而欲君子宴之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頍弁勸睦也此與伐木同爲燕兄弟甥舅之詩彼則主人速賓此則賓樂主人也主人速賓故曰有酒湑我賓樂主人故曰爾酒既旨也方燕樂而言及死喪者關切之至也記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爲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是之謂乎霜雪既零蔦蘿凋謝松柏雖存慘暗無光念及此而所以惇睦其兄弟親戚者亦維日不足矣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

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賦也閒關車舝聲舝軸頭鐵也變好也逝往括會也此親迎在道而燕於所止宿之處也言設此閒關之舝者為慕美好之少女欲以車往迎之也在道而如飢渴者匪飢渴也思季女之德音更甚於飢渴也雖道途之間別無親友且當設燕以待之所以將敬且志喜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比也依叢也鷮雉也辰時碩大令善也鷮鳥集於平林以比碩女止於道舍也前言其少故曰季此美其德故曰碩也前往迎之故望來括今已至止故言來教也碩女初至未必果有所教但見其儀容之都雅即如示我以周行也故設燕以樂之以明好德之無已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賦也此正言其燕也女指碩女也既行遠道不無飢渴故望其飲食也又言雖無德以與女且爲女歌舞以明吾之好德夫無德而能好德是亦一德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比也陟登柞棫湑盛鮮少也登高析薪而得湑葉以比遠道迎婚而得令德也夫令德難得也我覯爾之來教亦難得之遇也我心喜而思有以寫之是以飲之食之歌之舞之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

以慰我心

比而賦也、景行大道也、如琴謂六轡調和也、此總承上文也、言我之往也、望德音之來括、如仰高山也、車舝逝而閒關、則行景行也、爾之來也、四牡以騑而閑習、六轡如琴而調和、則是令德來教也、以爾之令德如是、以我之好德如是、乃覯爾而與為新婚、則生平好德之心、於是大慰而受教而仰其德者愈不能自已矣、

車舝五章章六句

車舝燕新婚也。婚禮無在道設燕之文。然或親迎於遠程、非一日。則於所止宿之處而飲食之。亦情所必至。而禮之所當然也。車舝之詩往迎而思其德。既至而好其德。新婚初覯。無一語及於色者。其猶有關雎之遺意乎。司馬遷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然則德音心寫。豈真新婚云爾哉。取

人反求賢皆當如是矣。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比也、營營往來飛聲、青蠅汙穢、能變白黑、以比讒人往來周旋附耳作聲、能亂人之聽也、巧言善幻以是爲非、能惑人之心也、樊藩也、止於樊附近窺何乘隙而入也、呂祖謙曰、止于樊、行且至於几席盤盂之間矣、是也、豈明切也、弟樂易也、君子謂王也、讒言可畏、惟望豈弟之君子能察其情而不信則彼將止於外而不能入矣、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比也、棘惡木也、多刺、止于棘、謀作梗也、以比讒人能使暴橫之人起而爲難也、一信其言則其心無已、將使天子失禮於諸侯、而諸侯起而梗化、是搆四國使交亂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搆我二人

比也榛叢生枝葉密比止于榛謀離間也以比讒人能使親密之人漸生嫌隙也一信其言則其心罔極將使天子不信其謀臣而謀臣由是獲戾是構我二人使不終也構架造也架空揑造也二人信讒與被讒者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青蠅憂讒也巧言之詩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夫讒言初起其端甚微但不信之則其事止矣所謂君子如怒亂庶遄沮也惟其信之而使其罔極於是始而生外難繼而造內釁內釁成而外難愈不可息矣所謂君子信盜亂是用暴也欲其不信惟有豈弟剴切而明於事樂易而平其情實而按之徐而察之逐青蠅於樊外則天下永無事矣左傳會于向晉將執戎子駒支駒支賦青蠅而退范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豈弟也君子是以知讒言之害而豈弟之不可

己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賦也。筵，因射而燕也。左右，賓主揖讓也。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殽，豆實也。核，加籩也。旅，陳也。和旨，甘美也。偕，多而齊也。賓主及衆賓皆威儀齊一也。既飲而設鐘鼓者，將射改縣也。舉醻，所奠之醻爵也。乃主人獻賓，賓酢之，主人醻賓，賓受而奠之，至旅舉是爵而相酬也。逸逸，閑習而安也。大侯，君侯也。抗，張也。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射夫既同，比耦也。獻爾發功，發矢也。發彼有的，中之也。祈，求也。爵，豐上之觶，不中者所飲也。言射而中者非好勝也，蓋祈不勝者使飲酒也。此言因射而飲者之威儀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賦也籥舞文舞也毛傳曰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是也烝進衎樂烈功也洽合也百禮多儀也言用盛樂備大禮以祭有功之祖也王與任通林衆立之貌百禮既備有奔走而任事者有無事而林立者言助祭者衆也純嘏大福也湛久也三獻既畢尸與主人以大福使子孫皆長久也子孫獲長久之福皆喜樂之故各奏其能洗觶以獻尸也仇讀曰酬挹酒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者佐食也子孫獻後賓手挹酒加爵以獻尸也康安也康爵坫上之爵也時時物也賓既獻後室人皆入又酌康爵以獻尸進時物以佐飲也此言因祭而飲者之威儀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賦也又言賓之初筵者以明非射非祭燕飲而已所謂凡此飲酒者也反反顧也幡幡飛揚也僊僊軒舉之狀抑抑愼密也怭怭媟慢也秩常也朱子曰此言凡飲酒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也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賦也號呼呶讙也僛僛欹邪也郵與尤同過也側傾也俄傾貌傞傞不止也此極言醉者之狀恥之

也又言不幸而醉但當亟出則賓節飲而主盡懽彼此皆無失德是並受福也若醉而不出儆儆傞傞是自伐其德何福之有夫古之人因射因祭飲酒而孔嘉者惟其有令儀耳今失儀而害德若此是酒不累人人反累酒矣痛悔之詞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賦也監司正史所以佐監也淳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是也式發語詞勿戒之也從隨謂言也童小羊羖大羊識記也言飲酒之時有醉者有不醉者故立監史糾失儀也醉之醜態醉者不知不醉者恥之式勿從謂監史告不醉者也凡人見醉者多隨其意而謂之是使醉者益放肆而至於大怠故戒其勿如此也由從也何措

曰不當言者勿與之言不當從者勿與之語醉者雖善號呶無人與之酬答亦將廢然而自止是也若從醉人之意而與之言之小則使出童大則使出羖罰之也總之獻酬之禮三爵而已玉藻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是也不能飲者三爵之後即有遺忘況敢又多乎監史若謹守此禮則人無由醉矣蓋深悔其醉因欲嚴監史之令使凡飲酒者皆不至於醉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昔有殷之季荒腆於酒故寧王酒誥明於沬邦康叔之所守也武公聰聽祖考之彝訓故誦自頃[illegible]賓筵諄諄猶有酒誥之遺意焉夫飲酒之失內則伐德外自亂於威儀故酒誥言德者八言威儀者一此詩言德者一言威儀者五詳略互相發也小宛之詩曰人之齊聖飲酒溫克

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三復詩書之訓未飲者可以知戒既醉者可以知悔矣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興也藻水草頒大首貌言魚何在乎在於藻也得所憑依而又資其養育故其首頒然而大焉王何在乎在於鎬也據其形勝而又和樂以燕諸侯故福祿盛大如魚之頒首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興也頒首興福祿之大也莘尾興福祿之長也許謙曰豈樂而飲酒者四方和平諸侯賓服也飲酒而樂豈者禮儀既備人情和洽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興也那安也藻在水內蒲則出在水外矣魚在藻內而又依蒲則叢葉茂密無網釣之害矣鎬在畿內

諸侯在畿外也王在鎬而燕諸侯則屏藩鞏固無傾危之患矣鄭康成曰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志故其居處那然安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魚藻天子燕諸侯也東方諸侯朝於西京見河山之險周土田之肥美乃知豐鎬形勝向爲帝王之都而天子屢動宣德意以燕飲之君臣和樂天下又安故頌美之如此也有那其居以爲宅中圖大可也以爲無爲安止亦可也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其是之謂乎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與也菽豆也君子諸侯也路路但金路象路也玄袞元衣而畫以卷龍上公之服也黼如斧形刺之於

裳子男之服也自元袞以及於黼五等之服皆具也言將采菽豆則先備筐筥以與將朝諸侯則先備錫予也車馬衣服所予之物雖無又何心計之也何楷曰諸侯尚未來而王者已預爲之儲具也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興也觱沸湧貌檻者泉正出也芹水草淠淠動而徐也嘒嘒細而節也驂駟馬數也王肅曰夏駕兩謂之麗殷益一騑謂之驂周又益一騑謂之駟是也言泉水之湧遠望不見言采其芹則見之矣以與君子之來遠望不見言觀其旂則知之矣遠望其旂者迎之於門也書曰王出在應門之內是也始觀其旂之動繼聞其車之聲繼見其馬之數而後其人至焉蓋佇立以久俟之也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

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賦也芾韠也脛本曰股邪幅偪也所以
纏脛故在股下言芾與幅者芾以謹拜跪幅以利
趨蹌也交交際之禮也紓緩也匪紓不敢怠緩也
天子觀其芾幅見其拜跪趨蹌敬謹不怠故賜之
車馬衣服何楷曰向所儲者今始予之是也諸侯
受賜其心和樂故言樂只君子也天子命之者不
止予以車服又錫以爵命也福祿申之者命於廟
也記曰爵有德而樂有功必賜於大廟示不敢專
也禮行於廟故天子既命之神又以福祿申重之
也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
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興也蓬蓬盛貌殿與奠通安也平平辯治也左右
附近之國也天子猶本也諸侯猶枝也邦國猶葉

也言柞之枝盛故其葉亦盛以興諸侯和樂能爲天子奠安其邦家如柞葉之蓬蓬然盛也邦家又安則君臣並受其福故曰偕同也平平左右者諸侯既自治其國又能辯治其連屬之國將來再朝之時當率左右之國使相從以偕來也何楷曰左右率從預期之詞是也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興也紼大索也纚維皆繫也葵與揆通膍厚戾止也言揚舟汎流以紼維之使不行也以興諸侯將去天子處以端揆之任使不去也書曰使宅百揆是也留相王室則功業愈崇而福祿愈厚故望其優游而止於是也何楷曰諸侯朝事已畢行當辭歸而天子致其挽留之意也

采菽五章章八句

采菽天子賜諸侯也。諸侯來朝天子賜之禮之常也。聖王之意則有餘於所賜之外者焉。未至而儲備之將至而迎望之既至而喜樂之。覺車馬衣服之猶未足而將其意也。而又錫之以爵命申之以福祿既欲其去而復來。又欲其留而不去綢繆繾綣則蔑以加矣。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觀采菽之詠君之於臣可謂有禮矣。抑臣之忠君亦有所之焉。彼交匪紓忠之文也。殿天子之邦忠之實也。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忠之功也。所謂上下交而志同者乎世運之泰雖曰天時豈非人事哉。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興也。騂騂調和也。角弓以角飾弓也。翩反貌。弓之爲物張之則內向弛之則外反也。胥相也。此言人於兄弟當如昏姻終身和好不可相遠如角弓之翩反也。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賦也言兄弟和睦人皆宜然而在位者尤甚蓋上之所爲下之所法也爾遠則民亦胥遠矣爾不遠而以身教則民胥效之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賦也令善綽綽寛也裕饒瘉病也言兄弟不遠則善遠則不善善則讓不善則爭兩讓則俱有餘兩爭則俱不足故令者常綽有餘裕而不令者必至於交病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賦也爵官爵已罷亡去也言爾交瘉則民亦瘉之蓋在上之兄弟皆有爵者也胥遠而各居一方則民之無良者依附而分黨在兄一方者怨弟在弟一方者怨兄蓋構之使爭爵也爭而不讓兩敗俱傷至於兄弟之爵皆已而相怨者亦去矣勢盡而

交疏小人之態也、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比也馬之年以齒爲驗老馬齒平反類駒也饇飽、孔甚也言小人讒間骨肉誑而不實如指老馬以爲駒不顧其後之不驗也又如食者但知宜飽而不顧非禮酌者但知孔取而不顧其量之不能受也無信而貪得小人之常也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比也猱猿也塗泥也徽善猷謀屬聯也言小人本善讒間而君子不令又授之隙則是教猱升木而以塗附塗也然小人不足責也設君子悔其不令而有善謀則小人亦不相怨而且與之聯屬矣故善惡禍福在我而已於人無與也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比也瀌瀌雪盛貌晛日氣也遺與居積婁屢也言

雨雪雖盛太陽一出則消矣以比讒言雖多天性一動則息矣而無如不能也此非性之過有害之者也負氣而莫肯相下客財而莫肯相遺不遺而且私積之不下而又長傲焉則爭財爭氣而相親之本性亡矣千古兄弟之不令皆由於此也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比也南夷曰蠻西夷曰髦言無良相怨患自外來固雨雪也式居屢驕私從後起亦雨雪也若相親之天性不失則財氣亦可以無爭而無如其不能也一如蠻而一如髦相遠而不相親則莫肯下遺而交相爲瘉矣我用是憂之而亦未如之何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角弓刺不睦也兄弟不睦小人分黨相怨互爭必至兩傷古今來以此辱身喪家者豈少哉詩人推其相怨之故以爲始於莫肯下遺又推其莫肯之故以爲由於如蠻如髦探其

本也。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謂不遜之故由於不親也。設能篤其天性之愛不相遠而相親則小人讒間如雪聿消上之交瘉頓息前民之無良亦攺風移俗易。邦家永無事矣令者如此。不令者如彼。有兄弟者宜何從哉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比也。菀茂也。上帝謂王也。蹈動也。暱近。靖謀。極窮也。此幽王徵諸侯以伐申而諸侯不至也。史稱幽王五年廢申后立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故太子宜臼奔於申。十年王求宜臼于申。申侯不與。故王欲伐之也。諸侯之意以爲菀柳多陰人尙思息况天子乎。然而幽王不可近也。上帝甚動天步難測此時使我謀申後將使我窮極太子之事也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

後予邁焉

比也。愒，久息也。瘵，病也。邁，往也。言雖欲久息不可自取瘵病。此時使我謀申後，將使我往害太子之身也。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比也。傅、臻，皆至也。彼人，謂褒姒也。居，猶徒然也。凶惡矜憐也。言有鳥高飛，上至于天，亦可以止矣。以比有女入宮，至于為后，亦可以止矣。而彼人之心不止也。觀褒姒為后之後，尚欲伐申以殺宜臼，舉烽以戲諸侯，是不至於亡周不止也。然則予何以謀之哉。褒姒不可附，亦不能去也。宜臼不可害，亦不能救也。徒然視褒姒之逞凶，憫宜臼之可矜而已。所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也。

菀柳三章章六句

菀柳傷時也。史伯謂鄭伯友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不與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是周之將亡。人皆知之。乃避之而不與其謀者。深知其謀之不可與也。君安褒姒不可去也。太子國本不可搖也。逆君則亡身。從君則亡國。故忠臣義士。皆束手而莫敢誰何。居以凶矜。亦不獨詩人爲然也。聖人錄菀柳。使知廢后殺子。國家之禍無有慘於此者。然則房帷牀笫之際。宜何如戒懼哉。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

萬民所望

賦也都西都也周忠信也鄭康成曰所行要歸於忠信是也詩人見東遷之後風俗凋敝故思西周之人士也衣狐裘家富也容不改有常也言有章成文也行歸于周德之實也其服容言行如此故萬民皆望之以爲法也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髪我不見兮我心不説

賦也臺夫須草也緇撮緇布冠也草笠布冠言儉素也君子女貴家之女也綢密也直正也言其鬢濃密而髻端正如其髪之多寡不加髢墨也婦人首飾亦能儉素俗美之至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

我心苑結

賦也琇美石也實瑱也充耳琇實男子之禮服也尹氏吉氏周舊臣也女之有儀範者人咸謂之尹吉譽其知禮也苑鬱也言西都士女皆有故家遺風謹守禮法而今不能見故我心鬱結而不舒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賦也厲嚴整之貌卷髮鬢旁短髮不可斂故上卷也蠆蠍也其尾上曲卷髮似之也狐表冬服臺笠夏服充耳禮服垂帶卷髮則無冬無夏行禮燕居皆如此也垂而厲正而不搖也卷如蠆健而不亂也邁行也雖不見而思從之行所謂聊與子如一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

云何盱矣吁

賦也旟揚也朱子曰士之帶非故垂之也帶自有餘耳女之髮非故卷之也髮自有旟耳言其自然閑美不假修飾是也盱望也下之風俗由上轉移言從之邁自勉於下也云何盱矣有望於上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都人士思舊俗也風俗之美惡皆始於奢儉務本則儉務外則奢儉則尚質奢則尚文儉而尚質則常有餘奢而尚文則常不足有餘則忠信生不足則詐偽起故奢儉質文者持世之大端也詩人蓋及見西都人物之盛並能知其化行俗美之由故言之親切而思之誠篤如此也云何盱矣非空言也實有望於為政者之轉移之其意遠矣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比也自旦及食時爲終朝綠王芻也兩手曰匊局卷也言終朝采綠而不盈一匊者志有在而不暇采也因髮曲而歸沐以比人之藏修不倦也離騷曰與汝沐兮咸池晞汝髮兮陽之阿是也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比也藍染草也前襟曰襜襜與瞻同言采藍而不盈襜者心有所思而不復采也期以五日而六日不至以比人之相約中變也離騷曰初既與予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是也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比也韔弢之也綸紉之也言彼之約而中變者以我爲不適於用也不知子之如狩我能爲之韔弓嫻於弓矢言能武也之子如釣我能爲之綸繩善理絲綸言能文也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比也言我之才能一用即見民不可試請試其文但一也釣之魴與鱮皆可得也此所得之魴鱮可即往而觀之固非託之空言並不需之遲久也

采綠四章章四句

采綠懷才不用也士之挾持者大近於迂疏而寡效故有初欲用之又疑而不果者矣而不必疑也夫政之得民猶釣之得魚也餌香則魚至政善則民來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苟能本之以恕而實行其仁則先得其心之同然而身將焉往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此亦言效可立覩如觀魴鱮而卒無有用之者蓋詩人有同悲矣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興也芃芃盛貌膏潤也悠悠遠意勞撫慰之也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伯往營城邑而行役者作此

詩也言芃芃之黍苗有陰雨以膏之以興悠悠之行人有召伯以勞之也憐其艱難恤其飢渴能使人忘其困苦而中心和悅如時雨之潤也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賦也任負抱之也輦人輓者也車牛駕者也集成也言任輦車牛來受役者皆互相勸勉以為我役既成而後可言歸蓋感召伯之勞而樂為之役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賦也徒步行者御乘車者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召伯天子之卿覲諸侯故言師旅也言從行之軍士亦皆趨事赴功必役成而後言歸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賦也肅肅嚴正之貌謝邑名王命城之以封申伯也烈烈威武貌征行師衆也成和輯也崧高之詩

日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有俶其城寢廟既成則是城郭宮廟皆新作之故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也又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則是申國舊人新遷於謝皆宜安輯故曰烈烈征師召伯成之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賦也土治曰平水治曰清言召伯營謝又相其原隰之宜而通其水泉之利也崧高之詩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是也經營其城邑和輯其民人平治其水土凡王之所命者召伯皆有成焉於是乎申伯安而王心亦安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黍苗營謝也此詩與崧高本為一事彼作於王朝之卿士而意在申伯此作於行役之軍人而尊美召伯也謝在鄧宛之閒南方之要地宣王封申伯於此蓋將使南邦是式而非徒尊寵元舅召伯知之故往盡心焉然或大

臣能知天子之意而百姓不知朝廷之謀則苦其役而愁怨亦人情也乃召伯又能宣天子之得意以勞之於是行役之人趨事勸功以安召伯之心弁使召伯得因以安天子之心此則召伯之勞之直有如陰雨之膏故至此也易日說以先民民忘其勞其是之謂乎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比也隰下濕之地也阿與婀通條長而垂也難與儺通葉鮮而嫩也隰桑有阿以比賢人在下位也其葉有儺以比君子雖處窮約而德容美好也如是之君子而既得見之其樂當何如哉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比也沃光澤貌其葉有沃以比君子之英華發越也鄒泉日其樂何如欲自言而不能形容也云何不樂欲自止而不能遏抑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比也幽葉老而深黑也膠固也其葉有幽以比君子之靜遠邃密也君子靜遠邃密是以其言深入人心而有合焉如膠之固而不解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賦也遐與胡通謂猶告也此總承上文言我之既見而樂則心實愛之也君子之德音孔膠則胡不謂之也如肯謂之我當中心藏之而無日忘之勸君子使盡言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隰桑求賢也誠於求賢且乞言也干旄之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旁觀之詞耳若求賢者豈敢謂素絲良馬遂足將意哉猶必竭其誠焉心乎愛矣言心誠求之非徒以其文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謂永矢弗諼且設誠

而致行之也君子盡言人君能不忘其言而行之其於治天下庶幾矣左傳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蓋欲子產之盡言以規誨之也可以知此詩之意矣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比也白華野菅也漚而成菅茅柔潔之草也采白華而漚菅紉白茅以爲束喻志行之修潔也之子謂褒姒也言已之志行修潔如此褒姒乃讒間而遠之使見棄而獨處則何故哉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比也英英輕明之貌天步時運也猶謀也言白雲當夜而上騰則能露彼菅茅以比褒姒得寵而爲后則宜及時布惠也況時運艱難正宜同心共處爲王內助而之子不謀及此則失計矣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比也滮流貌碩人謂王也凡篇中言之子者皆謂褒姒言碩人者皆謂幽王也言池水北流尚能浸彼稻田而王之膏澤不及百姓是以傷而念之也謝枋得曰傷懷而言嘯歌者長歌之哀同於痛哭也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樵采也卬我烘燎煁無釜之竈也言桑為美薪宜以烹飪乃燎之於無釜之竈以比賢人宜使輔治乃棄之於無用之地也人君之職以用賢養民為本而王皆不能此則所謂天步艱難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比也懆懆憂貌邁邁往而不顧也言鼓鐘者雖在宮中外皆聞之以比褒姒之讒雖云秘密人皆知之也乃我念子而憂之子棄我而不顧此則所謂

之子不猶也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鶖禿鶖也梁魚梁也蘇轍曰鶖鶴皆以魚為食然清濁則有閒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飢矣幽王近褒姒而黜申后譬之養鶖而棄鶴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比也此承上在梁而言也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有常度也今在梁者鶖也非鴛鴦也之子不善其德無常而與王相處則恐其有害於王此其所以實勞我心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

比也扁卑貌疧病也言石卑則履之者亦卑矣以比妾賤則寵之者亦賤矣褒姒無良而王寵之此實盛德之累故之子之遠不止俾我獨而且俾我

疷蓋獨不過一巳之失寵疷則病王之爲褒姒累
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白華申后思幽王也幽王寵褒姒而廢申后
其無恩亦甚矣而申后未嘗有過甚之詞也
方且念天步之艱難勸之子之內助至於鶖
在梁而鶴在林矣而且慮左翼之不戢憂扁
石之履卑不悲巳之失寵而惓惓於天時治
道之大以庶幾王心之一悟所謂思而不怨
者乎以莊姜之賢而不禮於莊公以申后之
賢而見廢於幽王何哉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緜蠻鳥聲丘阿丘之幽曲處也言緜蠻之黃
鳥宜止于丘阿以比誦讀之士人宜入於太學也

但自侯國以至京師道路遼遠憂其勞而無如何
也幸而吾君平日養之庠序既有以飲之食之教
之誨之矣今當入貢又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則道
雖遠而可以不勞矣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隅角也憚畏也趨疾行也丘阿幽曲喻藏修
也丘隅高峻人皆見之矣以比士在太學砥礪廉
隅有聞於時也如此則道雖遠而不憚行但畏跋
涉維艱不能疾趨耳今既後車命載則可以疾行
而無阻矣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側中峯之旁也黃鳥止于丘側以比士在大

學選造論辨任官受爵可以至於天子之側也極至也不能極畏其半途而廢耳今如此則可至于所當止之處矣

緜蠻三章章八句

緜蠻諸侯貢士也禮記曰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書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漢志云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學於太學命曰造士蓋古之時人才出而天下治其大端必由於此故諸侯於貢士所以資遣之者甚厚也古制不可詳矣今之學校明經是即所謂歲貢於天子者也鄉試大比是即所謂三年一貢者也廩生有犒飲之食之也師儒有官教之誨之也來試禮闈或給資斧或乘驛傳後車載之也所以教養而資遣之者與詩所詠無異矣設教者之所教與學者之所學能不異於古所云安見三代之盛不可比隆哉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賦也幡幡瓠葉動貌君子有德者之稱嘗爲客嘗酒也此民閒燕飲之詩言幡幡之瓠葉采而亨之以爲菹也君子有酒酌於爵內則主人先嘗之也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賦也有兔期首以首計也猶魚之以尾計也炮去其毛燔燒其肉以爲羞也獻之者主人既嘗乃酌而獻於賓也鄭康成曰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賦也近火曰燔遠火曰炙楚茨之詩曰或燔或炙燔言肉炙言肝也兔亦有肝故炙之也酢報也賓既卒爵乃酢而報主人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賦也醻導飲也賓既酢之主人又酌而先自飲以導之然後復酌而進於賓也嘗獻酢醻以次言之記禮儀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瓠葉示儉也風俗之壞皆由於奢而燕飲爲尤甚杯酒之間殽羞山積富者習焉而貧者效之於是乎貧者日窘富者日荒荒而不已亦至於窘非小失也聖人錄瓠葉使知田園所種罝弋所獲隨取一二即可以行禮則主無過費而賓無失儀且可以不時舉行使情通而儀習民足而俗厚天下之福莫大於此也徐常吉曰豐以燕賓者魚麗是也鼎之彖曰大亨以養聖賢薄以燕賓者瓠葉是也損之彖曰二簋可用享知易之義則知詩之義矣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

不遑朝矣

賦也漸漸猶層層也悠長遑暇朝旦也言漸漸之石積而累之惟有高而已山川悠遠跋而涉之惟有勞而已武人東征夙夜奔馳不暇至於朝而後敢行也

漸漸之石惟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賦也卒與崒同崔嵬也曷何沒盡也朱子曰言所登歷何時而可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賦也蹢蹄烝衆也離月所宿也畢星名滂沱大雨

貌言豕蹢本黑今有白者是羣涉波中久浸色變言積水之多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畢好雨月麗之故積滂沱也積水已多大雨又至其患更甚故武人之東征者求免水患而已不暇更及其他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漸漸之石將士苦東征也古者諸侯有事大子命方伯連帥征之王朝卿士鄉遂之師不輕出也令諸侯之兵未有至者而命在朝之武人東征則師出不順失人和矣山川悠遠經歷險阻失地利矣又値盛暑大雨時行失天時矣任其事者救死而恐不贍奚暇謀制勝哉鄭文公使高克將兵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春秋書鄭棄其師今此武人踰越山河決計深入可謂勇矣詳察物理洞悉天文可謂智矣乃卒使束手而無策則是王自棄其師而非武人之過也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比也苕陵苕也其花紫赤今芸然而黃者衰而將落也世運漸衰如花將落是以我心憂之然無如之何惟有感傷而已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比也其葉青青者花已落盡惟葉存也世運既衰如花盡落而我惟憂傷無益於世也夫生而無益於世則不如無生矣蓋嗟身世兩傷之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賦也牂牝羊墳大也羊瘦則首大也罶笱也罶中無魚則水靜而星見也言世運日衰百物凋敝民雖食而不飽將日即於憔悴是以傷之而不欲生也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若之華閔世也。世之盛也。年豐民富。暨鳥獸魚鱉咸若。及其衰也。不惟年穀不登。而水陸之產亦盡。此非一日之積也。蓋虐政頻行。飢饉薦至。民生日蹙。幾智日生。於是乎山居者斧斤無時不入。而槎蘖不遺。牛羊亦無食矣。水居者數罟日以繁密。而鯤鮞悉取。罾罶皆空設矣。此在為政者敦本務實。黜奢崇儉。培天地之元氣。養庶物之太和。乃可以轉移。然豈易得哉。民之劬勞。遼遼未央。不如無生。非虛言也。此詩與有萇楚景況相同。彼為風而此為雅者。彼之悲在一身。此之憂在一世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興也。草衰則黃。將擬也。言歲之既暮。何草不黃乎。終歲在外。何日不行乎。舉國之人。何人不擬將經營四方乎。歎國家之多事而未有已也。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興也元赤黑色鄭康成曰草芽孽者將生必元是也矜通鰥民猶人也言由冬至春何草不元乎行役改歲何日不鰥乎朱子曰言從役過時而失其室家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賦也率循也曠空也言兕虎猛獸不可家畜故趨逐於野今我征夫非兕非虎何爲使久在曠野而朝夕不暇也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比也芃長尾貌狐邪獸也棧棚也有棚之車士所乘也周禮曰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是也周道大路也言長尾之邪獸循彼幽草之中以比得時之小人日爲隱昧之事也小人陰謀於內而棧車之士爲之奔走道路以承其意而推行

之此則所謂何人不將經營四方而征夫之率彼曠野永無暇日矣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可歎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悲行役也苕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凋耗傷民貧也何草不黃言國家之多事征行之煩勞苦役重也危亡之事多端莫大於民貧而役重民不聊生則常思亂再加之以重役未有能靖者矣故小雅終於此見王澤之竭而天命人心不可以復挽也西周亡而東周弱豈不以此哉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文王之什三之一

大雅二

說見小雅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賦也於歎詞昭明也不顯顯也不時時也陟升也左右言親近也此追述文王之德而欲成王法之也朱子曰文王之神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夫文王在上而昭于天則其德顯矣周雖舊邦而命維新則其命時矣蓋以文王之神一升一降無時不

在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萬尚烈曰聖人之學本諸天文王與天合德故昭明在上詩首言之使成王知祈天永命求福成字之道皆本於此也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賦也說文無亹字徐鉉曰當作娓順也言文王能順以承天也令善也聞德之著也陳動錫施哉載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言天不已文王順天故其令聞亦不已用能敷施於民以始新周命也左傳曰陳錫載周能施也惟其能施是以文王之孫子君民相保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子百世爲諸侯且能錫福於臣使凡周之士皆顯其德而傳世無窮焉周能陳錫君臣百世殷以喪師用遏爾躬天人之際可以觀矣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賦也猶謀也翼翼勉敬也皇美大也楨幹也濟濟多貌此承上章言士之所以世顯者由其謀猷能翼翼也文王小心翼翼周士亦然所謂秉文之德也惟能修德故昌厥後而美大之士皆生於王國焉嚴粲曰生此王國天生之也王國克生王國能有以生之也張耒曰王國致禮以來其所已成勤教以養其所未就是也王國善於作人故濟濟多士皆足以為王國之楨文王之孫子寧文王在天之靈亦寧矣周育思皇楨幹王室殷棄虐斂祼將于京天人之際此又足以觀矣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賊也穆穆深遠之意緝續熙明也假大麗衆也不億也不止於億也侯維也言合聞不已德之著於外者也又有存於中者焉性必有覺故入心皆有本然之明所謂熙也緝之者因其一端而擴充之使無事不明因其已明而繼續之使無時不明也理不可易故人性皆有一定之則所謂止也敬之者靜而存之使無出入之間動而守之使無過不及之差也緝其熙使不息敬其止使不遷所謂文王之德之純也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由是言之天命不已文王亦不已則天在文王之心命自集於文王之身矣大哉天命觀於有商孫子可見也夫商之孫子其衆不止十萬而一旦皆服于周非上帝旣命何以至是是故緝熙敬止者純亦不已之實功文王之所以昭于天周之所以顯命之所以時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

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賦也殷士殷之臣也膚大敏速也祼灌鬯將行也京周之京師也冔殷冠也言文王有德而商服是天命有常也然商有天下而服于周是天命靡常也商之孫子既服于周故凡殷之士皆助祭于京而且服其冔冠明勝國之遺也朱子曰先代之後脩其禮物作賓王家時王不敢變焉而亦所以為戒是也王指成王也藎忠也爾祖謂文王也言觀殷士之黼冔祼將前監不遠王之藎臣豈得不告王使念爾祖乎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王公其何以戒懼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賦也聿發語詞永長配言也命天理也師衆也駿

大也朱子曰言欲念爾祖在於自修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不外求而得矣又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爲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大學傳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之謂也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賦也遏絶宣布昭明義善也問與聞通有與又通虞度載事儀象刑法孚信也言駿命靡常保之不易無使及爾躬而遽絶也當宣布其善政以有聞於天下又度殷之先王其配帝也何以自天命之其喪師也何以自天過之所謂稽謀自天也能知天心斯能保天命矣顧上天之載至於無聲無臭則豈可以意度哉欲當天心惟有法文王而已法文王之陳錫克生以行王道法文王之緝熙敬止

以純天德則義問宣昭萬邦之民皆興起而信服之矣民之所歸卽天之所與也能不已其德則日新其命自求多福在我而已欲祈天永命者其亦可以興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文王周公戒成王也天人感應之機王業興廢之由反覆申明而其尤切要者則在緝熙敬止一語今夫人君之有天下天命之也天命之者諄諄然乎亦視其民而已能養民斯能得天矣天下之民非一人所能養也故必造士賢才衆多斯能助王以養民矣造士養民不可偽爲必設誠而致行之亦非一日之積也必不息其誠以行之故德之不已者何焉緝熙敬止所以不已也何楷曰文王心通天理隨處發露皆積累而聯續之以會於一乃知事物有異至善無異是我所當止之處不容少有出入亦不容偶有間斷故一念兢

兢惟期止於是而已由是言之則敬止者所謂欽厥止也能欽厥止則純乎至善純則自不已矣至於不已則心與天通性與命合無聲無臭之載皆默契而無間而養民造士又其餘事矣千古道統之傳開於堯舜盛於文王而集其成於孔子孔子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堯之克明峻德明明德也平章百姓新民也允執厥中止至善也文王之亹亹令聞明明德也陳錫哉周新民也緝熙敬止止至善也析而言之格物致知緝熙也誠意正心敬止也緝熙所以知止敬止則得之矣故文王之詩治統道統俱在焉為人君者不可不三復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賦也明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適嫡挾

有也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斯在上者有赫赫之命然天命靡常則不可信也不明其德將收厥命則爲君難也試觀於紂居天位爲殷嗣而使之不有四方則天難忱而王不易有明徵也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賦也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姓嬪婦也京京師追稱之也及隨也身孕也言殷廢則周興矣故摯國之中女任氏自殷商而嫁於周曰爲婦於京也既嬪于京乃隨王季而修德昭婦順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命大任有身而生文王焉列女傳曰文王生而明聖大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大任爲能胎教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

以受方國

賦也翼翼敬也昭明懷來回邪也此言文王之德也小心翼翼修巳以敬聖功也克明德所以事上帝也聿懷多福言其可受天命也無然畔援無然歆羨德不回也以受方國言其可君萬邦也蓋天生文王原欲其代商文王之德實足以有天下故太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賦也監視集成載年合配也洽渭皆水名嘉婚禮也子女也此承首章言天監在下之明德赫赫之命既集於文王矣故於文王初年卽爲之生聖女在洽陽渭涘之邦及文王求婚而乃知大邦有此女焉所謂天作之合也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賦也俔譬也文禮祥吉也造舟爲梁浮橋也言文王之德與天爲一而大邦之子其德足以配之譬之則天之妹也婚姻之祥以禮定之謂納幣也親迎于渭大姒在渭涘也造舟爲梁以顯其光重大婚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張子曰造舟爲梁文王所制而後遂以爲天子之禮是也也葢文王之德實足以君天下太姒之德實足以母萬邦故一時之儀卽爲一代之制以明上天以王后命之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賦也纘繼也莘國名長子長女也右助燮和也此

承第四章言天監在下有命既集矣今又有命自天篤生武王也言此嫁于周嬪于京繼太任之後者乃莘國之長女太姒天命之以生武王所以生武王者欲保之助之使應天順人以伐商也文王未伐商而又命武王者仍此命文王之命而已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賦也會與旝通左傳曰旝動而鼓是也若林衆也矢陳也牧野邑名侯諸侯貳疑也女爾謂武王也言天既命武王使伐商則其事非得已也乃當牧野陳師之時而其心猶有疑焉疑此殷商之旅其會如林恐人心尚未厭紂且我周邪與自侯服恐來世以爲口實則其審度義理而不富天下始終如一也但以天與人歸周之臣民咸謂今日之事乃天所命廢興之際上帝式臨不可有貳心也昔湯之伐桀也亦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後先同揆

矣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賦也洋洋廣大貌煌煌鮮明貌騵駵馬白腹曰騵彭彭強盛貌師尚父者太公望也爲太師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言猛迅也涼漢書作亮明也肆遂也會朝朝既伐商而朝會諸侯也言如林之旅不戰而走故見牧野之洋洋也車堅馬壯長驅直入也當是時武王以下皆有疑心惟師尚文深明天命而又有鷹揚之勇斷以不疑故開導武王使遂伐商以應天命也既伐之後朝會諸侯一洗紂之昏濁而歸於清明所謂四海永清也陳櫟曰篇首之明明言天德之明也篇末之清明言王道之明也劉瑾曰天下本清而紂濁之今肆伐大商則源清而流皆清矣詩人終之以會朝清明見撥亂返治之功皆由於明明德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大明。戒成王也。首言紂之所以亡。見不明其德。帥墜厥命。其失天下如此之易也。夫言周之所以興。見纍世積德。乃膺天眷。其得天下如此之難也。知其得之難。則不敢替前人之功。知其失之易。則不敢縱一已之欲也。抑文王事紂。而武王伐之。人或疑焉。而不必疑也。夫文王之聖。宜有天下。天所命也。文王讓而不有。亦紂之惡。未稔天命。尚可待也。武王之有。非武王之心。蓋紂惡已盈。天命不可緩也。然而武王終有慽慽焉。觀此詩之所承。天位殷適。其稱紂如此之尊也。維予侯興。其自稱如此之卑也。無貳爾心。其審度如此之慎也。文王可有天下而不欲。武王欲不有天下而不敢。此其故惟周公知之。故言之親切如此。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

未有家室

興也緜緜不絕貌瓞小瓜也瓜之近本者常小至末而後大以興大王之時周室尚小至文王而後大蓋以一語興通篇也民周人自從也土與杜通杜沮漆皆水名漢志云扶風杜陽縣有杜水水經云漆水出杜陽俞山是也古公大王號亶父其字也陶窯也復重窯穴土室也言周人初生在杜沮漆三水發源之地至古公亶父之時尚皆陶居而穴處未有城郭宮室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賦也此言大王避狄而遷岐也來朝明早也走馬疾行也今日定計明早疾行智且勇也率循也滸水厓也岐下岐山之下也沿水而求山相地之法也姜女太姜也太紀云古公娶於齊有駘氏曰太

姜是也胥相宇宅也言及姜女以相宅者以明周
室之興與世有賢妃亦以見修身刑妻乃周之家法
也

周原膴膴菫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
築室于茲

賦也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曰原膴膴肥美也
菫菜名內則曰菫荁枌榆是也菫荼皆苦今甘如
飴土肥之至也始已始之也所謂朕志先定也謀
與人謀也所謂詢謀僉同也契所以灼龜也曰止
于茲曰以時築室于茲則龜卜之繇詞也所謂鬼
神其依龜筮協從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
周爰執事

賦也慰安止居左右東西也宅中定都又營左右

之民居也室謂定其封域理謂別其道路宣謂導
其溝洫畝謂治其田疇既定民居卽制民產也岐
在雍西自西徂東者拓地向內也周徧也凡經始
之事所當爲者無不周徧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賦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役事故召之也言乃召者民事既定而後興役也俾立室家者國未有室家故於岐立之以明舍舊圖新亦其本謀不盡關乎避狄也縮束也凡營作者先以繩直之而後束版以載土也首言作廟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也翼翼嚴正也宗廟之工理宜敬謹也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賦也捄盛土於器也陾陾投土聲度納土於版也薨薨衆聲登登杵聲削屢牆成而削治之也馮馮墻堅聲此廟成而築室也鼛鼓以鼓役事令百堵皆興衆人競赴鼓不勝擊也立國之初在得人心與役而民勸必有所以致之者矣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賦也毛傳曰王之郭門曰皐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朱子曰大王之時特作二門後遂以爲天子之門諸侯不得立焉冢土大社也亦大王所立而後遂以爲天子之制是也戎大醜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行也觀其規畫山川相度原野經理井疆營立廟社雖日不暇給規模鴻遠矣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

駾矣維其喙矣

賦也肆故也承上起下之詞殄絕慍怒隕墜也問聞通柞櫟也棫白桵也皆叢生之木拔起除也兌通駾奔突喙喘息也言狄人嘗與大王爲難是所慍也今雖不能殄而滅之而能自立國使狄人不敢復侵則亦不隕其聲聞用能肇基王迹所謂陡也柞棫以下言王季之事也嚴粲曰大王居豳北有獯鬻之侵遷岐以後西有混夷之患呂大臨曰混夷所以爲患者恃其深林大箐路塞不通耳今柞棫拔去道可通行彼失其所恃是以駾奔而喙息也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賦也此言文王之事也周之王業始於大王而大於文王所謂瓜也虞芮二國名質正成平也虞芮

之君爭田不決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廷乃相讓以所爭田爲閒田天下聞而歸之者四十餘國當時遂有以此爲文王受命之符者故詩人辨之以爲人言虞芮質成之後文王乃蹶然而興者非篤論也文王之興自尋言之則日以其有疏附耳能宣布德澤使民親附也以其有先後耳能前後相導使無過舉也以其有奔奏耳能出使四方喻德奏功也以其有禦侮耳能奮揚武衛折衝威敵也蓋濟濟多士乃文王之所以寧不係乎其質成與否也

緜九章章六句

緜戒成王也。人但知大王遷岐。而不知立國之模已開。周官周禮之先。人但言文王受命。而不知得人之盛。實啟三千。十亂之基。詩故詳敘而申明之。使成王知前人開創之艱難。

經理之周密。他務未遑。惟以農事爲先。興作有序。惟以廟社爲重。不必報怨興師。而惟遏聲。教不必侈言符應。而惟務得人。則所以保世滋大者。亦不外此而得之矣。故文王之三。皆周公所以戒成王。而後遂定爲兩君相見之樂歌。以爲天德王道之本末終始。皆具於此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比也棫樸皆木名槱積也辟君也趣趨附之也言山之棫樸可采而薪之亦可積而槱之以比國之多士可升而用之亦可養而儲之也濟濟文也君文則明而善教其於多士能用之又能儲之故士皆左右趨附之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賦也半圭曰璋奉璋助祭也峩峩美大貌髦俊也言濟濟辟王既爲士所趨附故當祭祀之時左右

奉璋者皆峩峩然美大以俊髦之士嫺於禮儀助祭乃其宜也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興也淠舟行貌烝衆楫櫂于往邁行也言涇舟泛流則衆人櫂之以興周王于邁則六師從之也蓋武勇之士志在勤王故不令而自來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文王之士皆得其人所謂薪之也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興也倬長大貌雲漢天河也文王九十七齡故言壽考遐與何通作興起也言周之文事武備皆得人者有故也相彼雲漢倬然長大遂能爲章而煥天文之彩況此周王加以壽考豈不能作人而著文治之光乎蓋人性皆善有所觀感而即興有所持循而後立故德盛則化神道久乃化成也作而成之所謂槱之也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比也追雕也金曰追玉曰琢相質也凡綱張之爲綱理之爲紀此言作人之實也朱子曰追之琢之所以美其文金之玉之所以美其質是也文王之爲君勉勉於此而已勤於作人則逸於得人而四方之事可以綱之紀之矣何楷曰得人以任事而已不與持其大體而已所謂綱四方也四方之事有羣才以分理之無有漏而不周墜而不舉之處所謂紀四方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棫樸文王作人也爲政在於得人顧人才難得也無以儲之則求之而不得即得之而不繼故爲治以作人爲要也作人之道文與質而已詩書禮樂所以美其文也孝弟忠信所以美其質也質勝則野文勝則史此足以見三代之治乃遞下也用人不易作人尤難將

欲薪之槱之則所謂追之琢之金之玉之者。不可不亟講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興也旱山名麓山足也山足則平矣濟濟蕃也豈弟和也山平則草木蕃以興人和則福祿盛也故豈弟君子非以干祿而自得祿則謂之干祿豈弟云爾何楷曰人君不以高危絕物自處而以謙卑青物爲心人人得而親近之亦人人得而取給之其爲人弟孰加焉和氣致祥干祿百福固其宜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興也瑟縝密也玉瓚圭瓚也黃流鬱鬯也朱子曰言瑟然之玉瓚則必有黃流在其中以興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祿下其躬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不注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興也戾至也遐何也言仰觀於上鳶自戾於天俯察於下魚自躍於淵蓋太和之氣充滿宇宙故各適其性而不自知也君子之作人亦如是矣和平之德涵濡感化動其本然之性而順其必然之情於是乎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矣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也載在尊也備全具也言豈弟之君子既有玉瓚之德以受祿又有作人之化以得天如是而備物以享祀則神自降之福矣此則君子之干祿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比也瑟枝繁密也勞慰撫之也蔣悌生曰柞棫之為物叢生蒙密取之不盡以比民情多欲而豈弟之澤溥博而不窮是也夫民神之主也君子勤於養民如此則神自慰撫之矣以養民而神勞所謂

干祿豈弟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比也莫莫葉蒼貌何楷曰葛藟之施于條枚以比臣子託命於君是也回轉也黃震曰回非邪乃所以入於邪也人之初心未嘗不直一轉念則私意起而入於邪是也終言求福不回者以見我周世篤忠貞雖屢慶應天眷而終無圖度受命之心此則干祿豈弟之本非文王不能當之矣

旱麓六章章四句

旱麓文王受釐也屢言豈弟君子者義在於豈弟也天地之道太和而已矣在天則雨潤日暄在物則蕃庶咸若在人則體信達順在家則庭闈雍睦在國則百姓親遜故和者天地民物之所以生也和則慈祥故豈和則樂易故弟文王之徽柔懿恭成豈弟也以此修已故有玉瓚之德以此治民故有作人之化

以此事神故有景福之介至於有養民之大惠又有事君之小心則皆豈弟之所積而流也周之宇宙太和以此也卜年卜世亦以此也子思言致中和而至於天地位萬物育觀旱麓之詩而益信矣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賦也思存心也齊莊敬也媚順也周姜大王之妃大姜也京周京也嗣續徽美也此歌詠文王之德而推本於文母也言此存心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是文王敬止之所由來也又言大任之所以思齊者由大姜以莊敬爲悅故思以此媚之所以爲周室之賢婦也大姒又能繼大任之令聞其莊敬亦如之故能不妬忌而子孫衆多也大任能以莊敬順大姜而刑大姒則其所以教文王者可知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賦也惠順也宗公宗廟之先公也恫痛也刑與型通法也寡妻多而妻惟一人故云寡也御治之也言大姒以莊敬之德嗣大姜大任之音文王亦以莊敬之德纘太王王季之緒是以惠于宗公也先公於子孫家不齊則怨之國不治則恫之今文王能以莊敬之德爲法于妻以及于兄弟又能推之以治其家邦故神無怨而亦無恫也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賦也不顯幽隱之處也射與斁同厭也言文王莊敬之德純亦不已當雝雝在宮之日而其心祗畏無異於肅肅在廟之時雖幽隱不顯而常若帝天之臨雖心無厭倦而常自保守惟恐有惰慢邪僻之失則衽席之上天命常行而所以爲寡妻之法

者在此矣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賦也肆故也戎大疾猶難也朱子曰大難如昆夷之屬是也烈光假大瑕疵也聞前聞也式法也言文王之刑于寡妻如此故在外之大難雖未盡平而內刑之先大亳無瑕疵凡其所爲雖事未前聞而皆合於道可以爲法偶有小過雖無人諫諍未嘗不改而入於善此則敬德之外著而所以爲兄弟之法者在此矣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賦也冠以上爲成人小子童子也古之人通指文王以上也譽名髦俊也言文王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如此以此教其國人是以國中之成人而有妻者皆能有刑于之德其小子亦勉造於敬德以爲將來刑于之本也能刑于妻則自至于兄弟矣人人皆能刑妻而至兄弟也所以御家邦者在此

矣此皆文王之敬爲之也而不自文王始也由於
思齊之大任也亦不自大任始也大任以此媚大
姜也大姜大任皆能敬德則大王王季之刑于寡
妻可相也乃知周室先世之古人皆能敬而無斁
以刑其家是以國人效之凡周之士皆爲名俊也
大學傳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宜兄宜弟
而後可以教國人此之謂也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言文王之所以
聖而首舉刑于寡妻者驗敬止之實也今夫
隱微之際人不及知惟妻知之也妻子之事
人不及知惟兄弟知之也牀第之閒一念不
敬其妻心輕之焉閨門之內一事不敬兄弟
竊議之焉故必敬修之德積而能純乃可以
刑寡妻刑于之化久而能徹乃可以至兄弟
允若茲也則亦臨亦保之神不已可以配命
亦式亦入之美至善可以字邦成人有德小

子有造其餘事矣是故成周之世宇宙太和作人之化比戶可封而原其所由則惟是敬以刑妻之家法累世相傳自古以迄今也猗歟盛哉可以爲萬世法矣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賦也皇大臨視也赫威明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究察度謀耆致也憎當作增式廓猶規模也言上天視下甚威且明監觀四方求民之安定而已夏商之政不獲定民故遍觀四國察其能定明者而謀以爲君卒欲致之於周以大其規模是以眷然西顧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爲居宅蓋將大其國以代夏商也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旣固

賦也立枯曰菑自倒曰翳叢生曰灌横列曰栵檉椐柳屬檿柘桑屬菑翳無用故拔而去之灌栵叢雜故治而疏之檉椐有用故啓辟其土廣植之也檿柘美材故攘剔其枝長成之也所謂天作高山大王荒之也串夷昆夷也配謂君也人君者配天者也言次周之地多山林而近昆夷自帝遷明德之大王於此漸次開闢昆夷畏之滿路而去是天欲立之以爲君其受命之基自遷岐而已固也所謂大王肇基王迹也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

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賦也省視也拔兌見緜篇作對作君也立君所以對民也大伯大王之長子王季其少也順於兄弟曰友篤厚奄遂也言大王開闢山林以奠民居帝視岐山見其木拔道通民歸者衆故旣作爲大邦又與以賢君使自大伯以及王季蓋兄終弟及商制原如是也乃王季生文王矣大伯知大王欲傳季歷以及昌故讓而不爲夫大伯不爲而王季爲之似乎不友其兄而不知王季之友乃因大伯之心而順之也王季知大伯讓己以及昌乃所以篤周之慶己順其兄以篤其慶乃尋兄以讓篤之光是以受而不辭守而不失至文王而遂有四方則大伯之心得而己友大伯之心亦得矣蓋文王之聖必有天下天所命也故大王傳之大伯讓之王季受之皆所以順天休命而毫無私意於其間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于孫子

賦也度忖度之也貊與莫通靜默也德音言也效法無違曰順繼續無間曰比悔當作晦言王季受讓之心人不能知惟天度之以爲因心則友而非利之也乃帝雖度之而王季終默而不言蓋大伯不欲以讓名故王季亦不言其受讓也然惟貊其德音而其德更明矣謂能辨於是非而審於辭受也審於辭受則與大伯事不類而心類矣克類大伯故大伯所能爲王季亦能之焉伯仲皆去而能爲一家之長也大王旣沒而能爲一國之君也能君一國則王此大邦矣大邦者大王荒之者也今王此則能法前人以傳於後至傳於文王而其德靡晦矣蓋大伯不顯其讓而王季不言其心其德

有晦焉至文王則更光大矣人皆知文王之明德足以造周而不知由於王季之心帝度知之是以能受帝祉而傳於子孫也此所謂王季其勤王家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賦也帝謂設爲天命之詞也畔離而去也援引而來也無畔援者心純於道無離合也歆物可欲也羨心欲之也無歆羨者心超於物無嗜好也岸水涯也有欲則溺道其岸也朱子曰人心有所畔爰有所歆羨則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齊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是也密阮皆國名其阮邑也距拒遏止祉福對答也文王己爲西伯而密人不恭敢距違大邦擅興兵以侵

阮而往至於共故文王赫然震怒整周師以遏徂共之衆抑强安弱乃所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仰望之心也夫人心離道惟怒爲甚文王當赫怒興師之時而敬天勤民如此所謂喜怒在物不繫於心乃無然畔援之實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賦也依依附而安也京周京也度經過也鮮原地名竹書紂二十五年周始伐殷師次於鮮原是也將側也方向也王歸往也言密旅既過阮人依附如在周京則阮疆即我疆也故自密人所侵之疆我皆陟其高岡而守之密人無敢射矢於我陵者况由陵以至阿乎無敢飲馬於我泉者况由泉以至池乎阮國既安周師遂歸經過鮮原之地而仍居

岐陽在渭之側不惟無所取於密阮徂鮮原亦過而不有於是天下皆知文王之安定諸侯而無所欲也萬邦皆向慕之下民皆歸往之此則無然歆羨之實也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賦也予設爲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也以猶與也長與張通夏大也革變也知自外來曰識識從內出曰知則法也不大聲者不誇耀其音聞也不大色者不粉飾於迹象也不長夏以革者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不張大也因而道之潛而移之不變革也不識和而順帝則者天理孰則不勞意計也朱子曰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

理是也詢謀也仇方讐國也兄弟與國也鉤援梯也臨臨車衝衝車也崇國名墉城也史稱崇侯虎譖西伯紂囚之羑里旣而釋之所謂仇也崇侯之譖助紂虐而毒萬民乃天理所不容故文王雖不欲伐之而若有帝命者焉然伐之之道亦何嘗大其聲色哉兄弟本同則同之鉤援臨衝本有之器則用之雖與兵以伐崇莫非順帝之則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

賦也閑閑徐而侯也言言高而完也連連相續也馘殺而割其耳也安安不驚也類將出師而祭上帝也禡至征所而祭馬神也致招之使來也附諭之使降也茀茀強盛貌仡仡堅壯貌肆縱忽滅拂戾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敎而復

伐之因壘而降此言臨衝閑閑是未嘗攻也執訊攸馘而崇人安然不驚則未嘗服也是類是禡所謂退修教而復伐之也是致是附不遠伐也何楷曰兵威既臨廣布仁恩以致其歸附所以孤敵之人而不生侮慢之心也臨衝茀茀用其壯也崇墉仡仡毀之而後知其堅也崇人因堅負固以致再伐而縱兵則絕其祀而滅其國皆崇自取之而非文王好極其兵威也四方無拂者畏周之威而不敢有拒違之事也順天命而肅天威蓋皆所以順帝之則而不以己之知識參之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皇矣述祖德也。人但知大王遷岐由於避狄。而不知西顧與宅。乃所以求民莫也。人但知王季受讓。疑於不友。而不知施于孫子。乃所以篤周慶也。人但知文王專征。四方無拂。而不知道岸先登。乃所以順帝則也。故觀大王之作屏啟辟。而知得民之外別無天眷。觀王

季之明類順此而知敦倫之外別無帝則觀
文王之歡羨俱無聲色不大而知天德之外
別無王道此千聖之薪傳百王之定範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
庶民子來

賦也經始創造也國之有靈臺所以望氛祲察災
祥占候天道故名曰靈也此臺文王創爲之而後
遂以爲天子之制也經之度之也營之謀之也文
王方經營之庶民即攻作之不數日而遂成之雖
文王戒令勿亟而庶民之來如子趨父事盖民心
懽樂故如此也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
於牣魚躍

賦也言民不止作靈臺又爲之作靈囿於臺下且

為之作靈沼於囿中故王在靈囿見麀鹿之肥澤白鳥之鮮明王在靈沼見滿沼之魚躍所謂鳥獸魚鼈咸若也然使人心不樂惡知禽魚之樂哉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賦也虡植木以懸鐘磬其横者曰栒業栒上大版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樅業上懸鐘磬處以綵色為崇牙其狀樅樅然者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辟壁通辟廱大學也水旋邱如圓璧故曰辟廱言民不止作靈臺與囿沼又爲之作辟廱而奏樂焉故聞其鐘鼓之聲而樂之也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賦也鼉似蜥蜴其皮可以冒鼓逢逢聲和也眸不見曰矇無眸子曰瞍樂工也樂工用瞽者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公公事也言於樂辟廱者非樂鐘鼓也樂辟廱之能教士也大學始教以樂爲主故舜命夔典樂以教冑子而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樂

語樂舞教國子也以樂爲教必用矇瞍爲師故有
殷之學名曰瞽宗而周人亦因之也聽鼉鼓之逢
逢知矇瞍之奏公則是教者以時而學者不倦養
育人材以爲國楨其所樂又有大焉者矣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靈臺化成也觀其作臺古候益深昭事上帝
之心經始勿亟不敢覕民如傷之念民來王
在知上下之相親魚躍鳥飛覘萬物之自得
於樂辟廱則是民生既厚而建學以興賢於
論鼓鐘則是禮教既行而作樂以淳化蓋由
天德之中存者純而不已故王道之外著者
久而化成也嗚呼至矣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賦也下當作夏蓋音訛夏大也大武維周者言自
武王乃有天下而國號周也武王之有天下不自
武王始也由其先世屢有哲王也太王王季文王

三后之德昭明於天天祐有德是以武王能爲天子居周京以配三后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賦也求與逑通配也孚合也言武王之配于京者非徒以位也先世有德武王亦有德世德相承以此作配耳武王以德配三后故武王亦以德配武王然而成之配武則又有難者焉益武王躬有天下故不自恃其位而惟修其德成王繼武王而有天下故旣思修其德又思保其位此成王之所以孚武王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賦也式則皆法也言成王能孚武王則永配天命而其德足以爲下土之式矣孚一人而式下土者以成之孚武乃孝思也孝者天下之通德也人各有親皆知思孝上能以孝孚親則下亦以孝孚上矣故惟孝思可以爲則於天下也

媚兹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賦也媚悅也侯維服事也自此以下戒康王之詩
也言成王之德如此此今廟祀成王以媚兹一人則
惟有順其德而已矣成王之德永言孝思者也今
亦永言孝思則成王以孝孚武王今王亦以孝孚
成王庶幾哉昭明其德可以嗣位而行天子之事
矣

昭兹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賦也來許後世也繩繼武迹也言能永言孝思以
昭其明德則不止可以嗣服並可昭示後世子孫
使皆繼其祖宗之迹則億萬斯年皆世德作求而
受天之祜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賦也賀朝賀也不遐猶言豈不佐助也言子孫受
天祜而爲天子則四方諸侯皆來朝焉諸侯來朝

見天子繩祖於是亦各繩其祖既能各繩其祖豈不皆佐天子以繩祖乎子孫世爲天子諸侯世佐子孫孝思世德達於天下而垂於萬年則受天之祜於無疆矣

下武六章章四句

要

下武康王祀成王受釐陳戒也言周之所以受天命者由於有世德也其德無他惟孝而已矣孝者德之本也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此之謂也韓詩外傳曰上不知順孝則民不知返本君不知敬長則民不知貴親故君子修身及孝則民不倍矣敬孝達乎下則民知愛矣好惡喻乎百姓則下應其上如影嚮矣此兼制天下定海內臣萬姓之要法也得此詩之意矣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賦也聲令聞也駿大也遹發語詞烝盛也言文王

修德原自有聲專征之後乃大有聲然而非自為也將以求天下之民自此安寧耳將以觀安民之功自此有成耳初無圖商之念也其德豈不盛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賦也伐崇見皇矣篇作邑徙都也豐即崇地也言文王本不敢用武乃天命文王宜有此武功於是文王受天之命與師伐崇作邑于豐而徙都焉仍不改事商之心也其心豈不盛哉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賦也淢水流急也匹偶也棘急也自此以下言武王營鎬之事也鎬城臨鎬水之急流故曰築城伊淢也鎬城既成與豐為偶故曰作豐伊匹也何楷曰周公營洛與周匹休武王營鎬與豐對峙是也武王雖匹豐而作鎬實非另闢疆宇急欲圖商不過追前人從來之孝思耳蓋文王作豐所以繼王季之志武王作鎬所以述文王之事而非有他也

其德豈不盛哉或言王后者未有天下之稱也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賦也公功也濯新也垣藩也翰蔽也言武王營鎬當其成丁新作之時固以遹追來孝爲豐邑之籓籬暨乎四方同歸之日仍欲恪守侯度爲商室之屏翰蓋與文王服事之心無有二也其德豈不盛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賦也皇王有天下之稱辟君也豐在豐水之西鎬在其東故居鎬則見豐水之東注也豐水東注於鎬乃山川自然之勢禹因而導之以爲功四方西歸於鎬乃百姓同然之心武王因而順之以爲君則其自王后而爲皇王者乃天命人心勢不容已而非有利天下之私也其德豈不盛哉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賦也言武王既有天下而以鎬爲京師乃復修文王之辟廱以教育人材則是文王有文德而兼有武功武王有武功而復修文德是以東西南北之人慕其德化無思不服無不服者其身服也無思不服者其心服也其作人之化果與文王同矣豈不盛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賦也考稽也宅居正決也言武王當謀宅鎬之初嘗稽之於龜卜而龜乃決之言當宅也武王遂宅之成龜兆也而其後遂有天下則是爲王居鎬乃昊天之成命而非人之所能爲也豈不盛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賦也芑苦菜也田肥乃生仕事也詒遺燕安翼輔也孫子互言之也言豐水之旁有芑生焉其田肥

美原屬樂土凡文王所作城郭宮室靈臺辟廱之類武王豈不有事於修葺所以遷者爲地廣人衆欲遺子孫萬世之謀是以大城鎬以安定輔翼之耳子孫安則百姓安蓋猶是遹求厥甯之心至是而觀其成也其德豈不盛哉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有聲美鎬京也周自大王遷岐文王徙豐武王居鎬遂有天下人或疑文王事殷武王伐紂其德有漸焉而不知其盛同也文王作豐原以寧民然而上天有命則亦有伐崇之功武王作鎬原以追孝則至四方亦同仍不改爲翰之念逮其後而皇上維辟亦所以答四方之歸心而仍未嘗棘其欲也至若文王之化終於辟廱武王之治始於辟廱蓋譽髦斯士乃有周累世之家法文王守之武王不敢易焉則其宅鎬京以貽子孫者武之烈猶是文之謨也是故或讓天下而不有或有

天下而爲君。其迹似乎有異。而無利天下之心。有安天下之譽。其道無乎不同。屢歎烝哉。以爲文武之德皆極盛。而無以加也。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生民之什三十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賦也姜姓嫄名高辛氏之妃也言溯厥古初生天下之民者是爲姜嫄姜嫄何以生民以其生后稷也后稷播穀民賴以生則不啻姜嫄生之也其生后稷如何毛傳曰禋敬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元鳥至之日以大牢祠於郊禖是也履踐也帝高辛氏也武行敏疾歆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震動夙早育長也何楷曰言姜嫄從帝將事敏速上帝歆饗大降之福是以助祭甫畢

身如有所震動遂早有娠而生育后稷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賦也誕發語詞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先生首生也達小羊也羊子易生者也坼副皆裂也赫顯也居然猶徒然也言婦人產難首生尤難而如達之易並無坼副菑害之苦是上帝所以顯厥靈也乃姜嫄則心疑焉以爲禋祀之後無端身動彌月首生並無留難事屬不經豈上帝之心有不寧乎前之禋祀有未安乎何爲而徒然生子也此則其見棄之由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

厥聲載路

賦也隘狹腓芘字愛也會值也值人伐木也覆蓋翼藉也以一翼覆之一翼藉之也呱啼聲也覃長訏大載滿也滿路言其聲之大而人皆聞之也既棄而靈異如此是以收而養之也

誕寘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賦也匍匐手足並行也岐嶷峻立也嶷端重也就成也荏菽大豆也旆旆枝葉揚起也黍稷稻粱皆謂之禾役行列也穟穟美好貌幪幪茂密也唪唪多實也言后稷之幼也當實應匍匐之年已能岐然而峻立嶷然而端重暨乎稍長遂能蓺五穀以成就其口食禾麥爲主佐以麻菽俎以瓜瓞而一人之口食就生民之口食皆就矣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黄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部家室

賦也稷善稼穡不止因天分地而已有以人力相助之之道焉草害嘉穀故先除之便耕犁也黄土色也茂土肥也種之黄茂物土宜也立苗之道勿密勿疏特苗則方之均布之也呂氏春秋曰横行必得之縱行必術莖生有行則苗速長是也弱苗則苞之叢植之也呂氏春秋曰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故三以為族乃多粟是也種當作鍾培之也漢書曰苗生葉以上稍耨隴土以附苗根土厚根深能風與旱是也褎與裦通聚也苗既秀再耘之收其旁土以阜苗足則粟不秕呂氏春秋曰能使穗大而均粟圓而薄糠是也如是以相之故后稷之穡必盛發而齊秀莖節堅而枝葉完好實

繁而穎垂穎粒圓而栗栗然也朱子曰堯嘉其有功於民封於邰使卽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賦也降天生之也秬黍也秠黍之一稃二米者也穈赤粱芑白粱也恒偏穫刈也畝棲於畝也任肩任負背負也肇始也言天降嘉種秬秠穈芑后稷教民偏種之熟而穫畝之任負之歸以祀神報之且祈之也祭祀之禮自古有之而釀秬秠以爲酒烝穈芑以爲粢則自后稷始也以穀祀神而因以祈穀則穀常熟矣此后稷之所以生民也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

歲

賦也言后稷生民之功如此迄於今后稷往矣我則祀后稷焉春擣於臼也揄杼抒之也簸箕揚之也蹂手蹂之也所重在穀故治之精也謀卜日擇士也惟齋戒具修也蕭蒿也脂膟膋也以蕭焫脂尚臭也軷祭行道之神也祭行所以速神之來猶祭祊之意也燔燒也烈炙也所以爲羞也嗣繼也今歲所以繼往歲故嗣歲者新歲也言備物盛禮以祀之者所以興新歲之農事使有年也此周人孟春祈穀於上帝以后稷配之禮也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賦也卬我也木器曰豆瓦器曰登盛於豆者葅醢也盛於登者太羹也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胡何臭香亶信時期也庶庶幾也迄至也言俎豆始薦

香氣初升而上帝已安饗之何以臭一達而神即如期而至其誠信如此哉蓋上帝之眷后稷久矣自后稷肇祀以來子孫世修其業不敢不敬天而至於有罪不敢不勤農而至於有悔兢兢業業以迄於今上帝嘉今之承祀者能不替生民之功是以居歆亶時如此也嚴粢曰周之郊也因稷而致所謂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尊以配天不亦宜乎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生民祀后稷也周禮啟蟄之月上辛之日祈穀於上帝以后稷配是也述后稷之農事而推本於所生者見天爲教民稼穡而特生后稷天眷之故以之配之也長至之配也用思文元日之配也用生民思文簡而生民繁者因所穀之故是以詳敘其相穡之始末以昭后稷之功抑以示祀后稷者必如后稷之有功於民乃足以當天心也則庶無罪悔矣是故有相之道后稷所以生唐虞之民也以興

嗣歳文武所以生成周之民也而是詩之傳使後之長民者皆敬天勤農以庶無罪悔則聖人所以生萬世之民也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比也敦苗也行道也苞叢體成也泥泥潤貌戚戚內相親也爾與邇同肆陳也言道旁之葦勿爲牛羊所踐履乃能叢生並長而枝葉潤澤以比兄弟之親勿爲他人所讒間乃能同心合力而家道昌隆也故戚戚之兄弟不可遠而日疏惟當近而日親是以相與燕飲幼者爲之設筵長者又加之以几也何楷曰此下三章皆言燕兄弟之事然必有此心以爲之主而後燕飲不爲虛文也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

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賦也設席筵上加席也周禮設莞筵加繅席設蒲筵加莞席是也緝續御侍也有相續而侍者也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酬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醓肉汁也醢肉醬也燔燒肉炙炙肝殽切肉而升於俎也國語云親戚宴饗則有殽烝是也脾主臟也禮記云賓俎脊脇肩肺脾是也臄口上肉也歌人聲比於琴瑟也燕禮旅酬之後乃歌也徒擊鼓曰咢燕無咢射有之此通下章而言歌之後又射也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賦也敦雕通堅猶勁也鍭矢也爾雅云金鏃翦羽謂之鍭鈞停也鏃與幹輕重稱也舍發也均皆中也賢中多者也句彀通引滿也射禮搢三挾一四

鏃既挾則皆發矣如樹如手就樹之言皆中也不侮敬也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爲雋以不侮爲德呂祖謙曰四鏃既鈞泛言射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賢四鏃如樹專言勝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賦也曾孫君卿大夫之通稱嗣位而主祭者也曾孫爲主故兄弟皆稱賓也醹厚也大斗長勺也勺挹於尊而注諸爵斗挹於大器而注諸尊也燕禮之後有無算爵故挹以大斗也祈求也黃耇老人之稱以祈黃耇者飲酒既畢乃乞言於兄弟之年老者也台隆起之意老人腰曲故背隆起也引導翼輔也少者乞言老者指引之使不迷於所往勸勉之使不怠於所行也祺安也景明也此少者祝老者也恐其身有未安故禱其壽考維祺恐其心

或昏憒故欲其介以景福也老者教之少者祝之各盡其道也

行葦四章章八句

行葦燕兄弟也古者燕禮通乎上下非徒飲酒而已先王教養天下之道在是焉是故莫遠具爾所以親親也授几緝御所以長長也旨酒獻酬所以養陽也庶羞迭進所以養陰也序賓以賢所以賢賢也序以不侮所以敬德也以祈黃耇所以廣教也以引以翼所以幼幼也壽考維祺所以老老也經之以禮維之以樂參之以射而文武之事備矣君子是以知燕之爲義大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賦也此尸嘏主人之詞也既醉以酒言飲食之豐也既飽以德言禮意之厚也感德心滿如飽也醉酒飽德如此故願君子萬年天助爾以明福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賦也殽俎實也將進也昭明通於事也何楷曰言助發其智慮不事大事無不周知所謂景福也曹粹中曰老將智而耄及之古人所慮也今錫之以壽考又大之以昭明則受福無窮矣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賦也融貫通也昭明而至於貫通則其明遠矣高者識超於事先朗者鑒徹於事後故其所爲之事無不合終言善全也所謂知終終之也俶始也事理無盡終則又始其明無窮其福亦無窮故公尸又有嘉言以告之也呂祖謙曰周之追王止於大王故宗廟之中尸之尊者乃公尸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賦也靜嘉清潔工美也朋友謂賓客助祭者也攝檢也此工祝致告之詞籩豆靜嘉卽楚茨所謂苾

分孝祀神嗜飲食也攝以威儀卽楚茨所謂旣齊旣稷旣匡旣勅也祭主於誠禮主於敬誠不可見而寓於敬故相攝以威儀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賦也時節也孔時言威儀皆中節也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曰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是也匱竭也孝者萬善之源也其德生而不已無有竭時故天亦錫之以其類使永無匱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賦也壼宮中之巷也祚福胤子也言其類維何不越乎室家之閒蓋孝子孝其妃亦孝也夫婦皆孝天又錫以能孝之胤子故曰錫類也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賦也僕附也言其胤如何乎彼旣能類其父則天將被以爾身之祿使亦嗣位而爲天子也旣已嗣

位則景命所集又有附屬之者如下文所云也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賦也釐予也女士女之有士行者朱子曰謂生淑媛使爲之妃也從隨也謂又生賢子孫也輔廣曰既有賢妃又生賢子孫天命之附屬者莫大於此矣

旣醉八章章四句

既醉受釐也士人饋食尸嘏之也其詞繁而願奢似諛而非諛也易有之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言吉凶之與善惡類也惡與凶類善與吉類造物無心各予之以其類而已既醉所謌籩豆靜嘉威儀孔時則君子之孝可知也君子孝故有孝子嗣子孝則所生者皆孝矣所謂類也永錫祚胤類也從以孫子亦類也不匱惟是嗣子孝則其妃亦孝所娶之婦皆孝矣室家之壼類也釐爾女士

亦類也昔周之興也大王王季文王皆孝子
也太姜太任大姒皆女士也太姜生王季太
任生文王太姒生武王武王與邑姜生成
王以及無窮所謂永錫爾類也其前如此其
後可知其享福之隆極古今之異而其燕福
之故實庸行之常君子是以知孝之為道大
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
燕飲福祿來成

比也鳧水鴨鷖鷗也鳧鷖行除而有渡游泳而不
爭人之和羣而嫺於禮者似之故以比衆賓也在
經比在燕也衆賓皆在而公尸乃來氣度安寧亦
如鳧鷖也爾謂主人也燕禮司官尊于東楹之西
兩方壺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所謂酒清也膳
宰具官饌于寢東所謂殽馨也公尸來燕則福祿
亦隨之而來祭祀所受之嘏至此而乃成矣爾在

人而曰公尸衆賓頌祝之詞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

比也沙水旁也鳧鷖在沙散處徐行以比衆賓在燕各事其事也來宜謂事皆愜於心也獻酬媵致皆舉所謂酒多也主人獻後薦脯醢賓升筵設折俎所謂殽嘉也爲助也福祿來助使諸事咸宜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比也渚停而不流也鳧鷖在渚聚而不飛以比衆賓入座安而不動也公尸來處亦安之也此辯獻之後大夫皆升就席工歌笙入之時也湑酒之泲者也旅酬之後尊壺不足故泲之所謂酒湑也賓升席坐乃祭脯醢所謂殽脯也來下者人處於此

故福祿亦降於此若自天而下也
鳧鷖在潀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比也潀水會也鳧鷖在潀四處來會以比衆賓旅酌皆獻公尸也燕禮正歌備後乃立司正遍獻旅酌皆以進公今公亦齒而尊尸故皆獻尸也來宗衆尊之也于宗在宗室也言昨日祭畢既燕于宗而福祿攸降今又賓尸而燕之則福祿之來積而愈崇矣徐常吉曰祭畢之燕尸不與以其象神不敢留也燕於次日所以尊尸即所以尊神也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比也亹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鳧鷖在亹相隨而出以比衆賓燕後出門而歸也熏熏和悅也言公

尸之來當其止而飲食之時固已熏熏焉今將歸矣而旨酒猶覺欣欣有餘懽也燔炙猶覺芬芬有餘香也公尸之燕飲如此則人懽而神亦喜永降之福而無有後日之艱矣

鳧鷖五章章六句

鳧鷖燕公尸也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也君申其惠臣飲其和人有餘懽神有餘福其致此者非一日之積也是故讀芣苢知婦子之和平誦鳧鷖知臣工之委蛇婦子和平家皆靜好也臣工委蛇人皆正直也所謂皞皞而不知為之者與君子於鳧鷖有餘思焉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干祿百福子孫千億

賦也假當作嘉君子謂王也顯顯光明也民庶民人有位者也右與佑通申重也干求也言可嘉樂

之君子有顯顯之令德故能宜民宜人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是也民人者天之心也能宜民人則合天心而受天祿故保其身佑其行命爲天子而又申之使其干天祿享百福而子孫衆多至於千億也

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

賦也穆穆深遠皇皇美大君諸侯王天子也穆穆皇皇宜爲君王記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是也愆過忘遺也率循由行舊章成法也不敢有過誤不敢有遺忘惟前人之成法是遵能法祖也抑抑謙下也秩秩有序也匹偶也所謂公侯好仇也不敢怨其臣拂不敢惡其倨侮惟羣臣之嘉言是從能納諫也行先王之仁政則百姓咸被其澤故率由舊章乃所以宜民也從臣工之嘉言則賢人得行其道故率由羣匹乃所以宜人也由舊章以宜民

由羣匹以宜人此武王之所以干祿也

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賦也燕安也朋友謂諸臣也書曰友邦冢君謂百辟也又曰大史友內史友謂卿士也解與懈通塈息也言君子之令德如此則可以受無疆之福而爲四方之綱綱四方者持其大綱而四方之民自安也四方既安則君張其綱臣理其紀而淸燕之福及於羣臣矣羣臣既安則順天子之德意以各盡其職而四方之民益以安息矣呂祖謙曰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故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何楷曰四方之綱宜民也燕及朋友則宜民乃所以宜人也百辟卿士媚于天子宜人也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則宜人乃所以宜民也

假樂三章章六句

假樂美武王也。大明之詩曰保右命爾此詩亦云故知爲美武王也。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言自諸侯而爲天子也。諸侯受命而爲天子者惟湯武爲然故中庸引此詩爲大德受命之証也。武王之爲天子也。上率穆考之謨下資四友十亂之助。率由舊章率由羣匹其實錄也。以此宜其民人則受天祿所必然矣。太史公曰天下稱頌周公言其能歌詠文武之德不益信乎。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賦也篤厚也書曰公劉克篤前烈是也康安也公劉之祖不窋失官而奔於戎狄之間公劉不以其地爲可居而遂安之也乃疆乃理教耕植也乃積

乃倉蓋藏也爲居者謀也裹餱糧于橐囊爲行者備也輯和光大也爲居者謀思以和輯其民人爲行者備思以光大其國家於是張弓矢揚戈戚以啟行蓋將擇地而遷都也深謀遠慮動出萬全此公劉之所以爲篤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賦也于往胥相原地名宣布也巘山舟帶也鞞刀鞘琫刀飾也言公劉初遷往相原地而本國之人從行者庶聚處者繁又有他國之歸順者宣布散處皆悅公劉之德而無愁嘆之聲公劉于是陟山降原以相之將欲久居之也陟降徒行故人見其帶以玉瑤爲佩而鞞琫飾刀也呂祖謙曰以如是之佩服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於民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

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賦也逝往也百泉地名杜佑云唐爲百泉縣屬平涼郡魏於其地置原州溥大也南岡百泉之南山覯遇也京豳地地師衆也京師之名如此言公劉逝彼百泉欲瞻溥原升其南山乃覯豳地以爲更勝於原故遂定都而爲京師也時是也處處其當處者也廬旅安其旅寓者也言言公言之出令也語語密商之議政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旣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賦也依安也蹌蹌濟濟與祭之容也何楷曰行遷廟之禮是也筵几爲神設也祭統云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遷廟之禮奉神之衣服至於新廟奉者升君從升所謂旣登也祝日令月吉日可以徙于新廟所謂乃依也造召而進之也有司曰曹旣祭

之後乃召羣臣將燕之也牢豕閑也執豕于牢食之也酌之用匏飲之也宗之立宗法也呂祖謙曰上則統於君下各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賦也溥廣也言土地漸闢既廣且長矣景測日也岡升高也何楷曰既景乃岡者視陰陽之寒燠使種植各適土宜又觀其流泉之所經使溝澮得盡水利是也單周也言公劉自啟行以來止宿之處其軍常三周以環衛之今既定都矣宿衛之士散於田野故度其原隰畫井授田以徹法行之使通力合作而收其所入以為糧此寓兵於農之道也山西曰夕陽荒大也朱子曰定其軍賦與其稅法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於此益大矣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廼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廼密。芮鞫之卽。

賦也。館舍也。何楷曰造作之處也。百工之來不皆本國之人。故爲館以處之是也。橫渡曰亂。張守節曰公劉從漆水橫渡渭水而至南山是也。厲砥鍛鐵也。止居基始理治也。厲鍛旣取。器用皆利。而相宅授田。經武之始事。益以理矣。止基旣理。居者益衆。而又有來者。於是度二澗而處之。何楷曰皇澗縱故夾其兩旁。過澗橫故在水北而南鄉是也。所以處續有之衆。故曰止旅。芮水名。在隴州。鞫水外也。久而止旅益密。故又度芮水之外而處之也。呂祖謙曰風氣日開。編民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輿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始於此矣。

公劉六章。章十句。

公劉。始遷豳也。周以忠厚開基。而積功累仁

自公劉始觀其居有積倉行有裹糧養民者裕矣陟巘降原陟岡覯京勤民者至矣庶繁順宣處處廬旅與民居者固矣陰陽流泉度其隰原制民產者詳矣于豳斯館取厲取鍛利民用者周矣厚於爲民所以爲篤也而且弓矢干戈以飭武備玉瑤鞞琫以修禮服筵几登依以肅祀典執豕于牢以示儉也酌之用匏以尚質也飲之食之以廣愛也君之宗之以教敬也其軍三單兵制定矣徹田爲糧農政詳矣其勤勞儉樸猶留渾噩之遺而創制顯庸已開官禮之兆積累可謂深厚綜理可謂周密矣深厚之謂篤周密亦謂篤故每章皆以篤稱之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比也泂遠也行潦流潦也挹取也餴淅米也饎飯

也言遠酌行潦之水挹彼注之於器則可以餴饎以比詳察小民之情取而注之於心則可以養民也故豈弟君子常念民之艱苦則可以爲民之父母矣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此也罍祭器也能挹行潦可以濯罍以比能恤民隱可以事神也民神之主也故恤民即所以事神神依之則民愈歸之矣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比也溉器之當滌者也塈息也能挹行潦則物之塵垢皆可濯之以比能恤民隱則心之汙染皆可除之也故豈弟君子常念民之艱苦則嗜好功利

之念皆息矣我無無欲而民自靜故可以為民之攸塈也

泂酌三章章五句

詩序曰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昔武王誥康叔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召公之意亦猶是也故以泂酌行潦為比以為人君必遠察民情而知其艱難自能養民如行潦之餴饎天畏棐忱自能事神如行潦之濯罍無康好逸豫自能修德如行潦之濯溉矣是故致治之術無他常取民情而注之心則保民之事自此起厲民之政自此息周公之陳七月召公之作泂酌此物此志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賦也卷曲也阿陵也君子謂王也矢陳也言卷阿之上風來自南王以此時來游喜而作歌以陳其和樂之音也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賦也伴奐開舒之貌優寬徐也彌充而滿之也酋久也言志意開舒而來游於此寬徐以游而時休於此所以適其性也旣適其性必推而廣之以滿其量使萬物各適其性斯受天之眷而似先公之悠久矣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賦也昄當作版版章猶版圖也言爾土宇版章既甚厚矣然山川城邑皆有神靈必彌爾性使恩澤

及於四海然後可爲百神之主而常有士宇也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賦也茀嘏皆福也言受命長茀祿康所謂純嘏也然福本於德必彌爾性使德純而不已乃可常享此純嘏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賦也似先公主百神常純嘏皆本於彌性顧性之量遠矣其充於已者自爲之其及於人者必有衆賢之助焉鄒泉曰馮者忠諒可託心膂翼者才猷可任股肱孝者順德則有移忠之心德者修已則具正物之學以之引導而不昧於所適以之輔翼而不愈於所行則豈弟君子得以錫極敷言而爲四方之則矣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賦也顒顒猶穆穆也卬卬猶皇皇也君顒顒於上彌性也臣卬卬於下引翼也圭君所執也璋臣所執也何楷曰兩璋之合則爲一圭君有馮翼孝德與爲一體如圭也臣能以引以翼協力比附如璋也如此則同心同德善皆歸君遠者聞其聲譽近者挹其丰采而豈弟君子得以敷政優優爲四方之綱矣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興也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翽翽羽聲也集衆鳥集也鳳凰飛則衆鳥從之而集於所止之處也藹藹和羣貌忠厚慈祥曰吉謂已享福而人亦蒙休也媚順愛也王多有藹藹之吉士則可以惟所使而皆能媚於天子如衆鳥之集也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賦也鳳凰之飛上傅于天高之至也王多有藹藹之吉人則可以惟所命而皆能媚于庶人能媚庶人則萬民愛戴而王愈崇高亦如鳳凰之傅于天也夫下媚庶人卑之至矣而得衆乃可配天其卑也乃其所以爲高也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比也山之東曰朝陽菶菶萋萋梧桐生之茂也雝雝喈喈鳳鳴之和也言馮翼孝德王欲其有吉士吉人王欲其多其所以有且多者有道焉觀於鳳凰而知之矣鳳凰之鳴何以必於高岡以梧桐生於高岡之陽也鳳凰非梧桐不棲故梧桐菶菶萋萋

斯鳳凰雝雝喈喈矣梧桐茂而鳳凰至禮貌隆而賢人來其理一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賦也言欲禮賢人必需車馬謂帛馬以聘之車服以庸之也今王之車則既庶且多矣王之馬則既閑且馳矣朱子曰此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是也遂達也詩不必多惟求達作歌之意耳其意無他欲王求賢而已故王之來歌以矢音也昭和樂之志也臣之矢詩以遂歌也盡忠告之心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詩序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洞酌之戒勸養民也卷阿之戒勸彌性與求賢也君德莫先於彌性王道莫大於養民而所以上成君

德下。與民生者。惟賢是賴。故歸於求賢也。能此三者。君人之道備矣。君作歌以志喜。臣遂歌以陳箴。此即雝雝喈喈之聲。亦不必待鳳凰之鳴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賦也汔與迄同至也中國國中也詭隨懷詐而面從也謹斂束之意明人所共見也柔寬而撫之也能馴而習之也言民至今日亦云勞矣可以少安矣國中之民安而後四方可安也安民安國其道無他無縱詭隨而已蘇徹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惟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爲寇虐則爲之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寇虐無畏之人止而王室定矣書曰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此之謂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賦也休息也逑聚也民得休息則聚而不散矣惛怓亂也何楷曰詭隨之人其心不明惟欲變亂成法以逞其寇虐之謀此民之所深憂也夫其惛怓更張豈不自謂勤勞而有害無利是徒棄此勞耳故勸其無棄爾勞則已無事而王亦享安靜之福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賦也罔極爲惡無已也惡匿於心曰慝不畏明陽惡也將虐小民故不畏人之見之也作慝陰惡也將害正人故畏人之知之也沈守約曰我禁奸奸愈伺我君子不日親則小人終不可疏惟親近有

德斯彼之窺覘消此謹之之道也何楷曰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有德豈肯近乎故必敬愼威儀則所以近君子者在此所以遠小人者亦在此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賦也愒猶憩也泄猶洩也勞憩則憂洩矣醜穢也厲害也醜厲爲穢言以害正人也如是則正人必敗而所以爲寇虐者酷矣戎汝也小子年幼也言汝雖年幼而王既用汝則進君子退小人之責皆在於汝此其所係甚大不可縱詭隨信醜厲而敗正人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賦也繾綣親附也朱子曰小人固結其君是也小人之無良惛怓罔極醜厲其根皆起於繾綣詭隨其君委曲親附至於結而不解則敢於無所不爲矣正反云者與正道反也以正者爲非而不正者爲是也正敗猶有正也正反則無正矣玉寶之也愛而成之也言王之用汝欲玉汝也玉欲玉汝我不可以不諫汝汝既日在王側見詭隨之人必無縱之不然而小人至於繾綣則君子至於正反將民無由息而國無由綏矣故諫汝乃所以爲王也大諫云者大其聲而疾呼之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民勞戒近小人也賈誼曰安民可以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故民勞者國危之漸也民何以勞有虐之者也人何以能虐民盜君之權也何以盜君權以其詭隨也心知其不可而詐隨之則無所不隨矣人君悅其隨也彼則乘其悅而盜其權以虐其民矣此固詭隨者

之無良亦以有縱之者也爲大臣者見詭隨之人悅其圓而可其事也利其柔而不至於反噬也而不知旣能詭隨必至繾綣而無良惽怓罔極醜厲之態皆出於是乎不畏明而爲民憂矣作慝而俾正敗且正反矣蓋一念不謹悅其隨而縱之以至於此也伊尹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能如是則可以謹無良而近有德矣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賦也板板反也反其常也癉病也話言猶謀也管管依據也亶實事也言上天反常下民盡病惟賴大臣維持之也今出言旣不當爲謀又不遠不以古聖爲依據不切當今之事勢是日謀而終未遠也則不可以不諫矣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賦也憲憲猶軒軒也泄泄猶沓沓也輯和洽合懌悅莫定也言天運艱難無軒軒然趾高而氣揚也天步顛蹶無沓沓然意怠而神弛也猶遠而出之以話曰辭辭出而羣臣和輯則議協而民心合矣辭出而我王悅懌則政行而民事定矣出話之然在於猶遠故謀不可不慎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賦也事職事也僚同官也即就也囂囂自是也服事也芻蕘採薪者也言我與爾雖異職事同爲王官我即爾謀欲猶之遠以爲王也爾乃囂囂自是而不受人言則過矣夫我之言皆可見之施行所

謂賁於亶也汝勿以爲迂濶而笑之古人有言詢於芻蕘而況同僚乎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賦也虐暴也謔謔戲也灌灌猶款款忠告之狀也蹻蹻驕貌耄老而昏也熇熇熾盛也言天方虐民則更甚於艱與蹶矣爾乃謔謔則更甚於憲憲泄泄矣蘇徹曰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忘言乃汝以憂爲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爲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賦也懠怒也夸誇也毗比也誇於外而比於內小

人之狀也夸毗則威儀卒迷而善人不爲用故載尸也殿屎說文作唸吚呻吟也葵揆也資猶貲也言民苦於虐呻吟而已莫敢與我爲衡然民者上之資也今皆喪亂則無資矣財聚民散則財亦散而猶不惠我師乎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賦也牖誘也壎篪相和也圭璋相合也以法止邪曰辟自此以下言遠猷也遠猷非小子所能爲欲其告王也民方殿屎則莫先於惠民民性本善皆原於天天賦性於形猶開牖於室使其明也命分而爲性故天倡則人和如壎如篪也性聚而爲命故天行則人合如璋如圭也發其性之所固有如取諸懷也廸以才之所能爲如攜其手也因其性而教之勿益其所本無則牖民甚易耳所謂明明德以新民也若不修德而立法則民殘矣人心有

欲民之罹於辟者原自多端不牖其性而立法以禁欲則比戸可誅矣故戒其無自我而立辟也任德而不任刑此惠民之遠猷也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賦也善人載尸故惠民之外莫要於用人价人大人也王朝之公卿也大師京師之大衆也大邦成國之諸侯也大宗強宗也宗子王之適子也藩籬垣墻屏樹翰羽也何楷曰善人在朝則天下消其逆萌而莫敢踰越故曰藩后非衆罔與守邦故曰垣王者以天下爲家侯甸采衛列於門廷故曰屏勳閥之舊枝葉之蕃足以羽翼王室故曰翰是也用人之道先繫其心人罔常懷懷於有德王修德而使其懷之則藩垣屏翰乃心內向而王室寧矣不然則虛設而不爲我用所謂載尸也至於宗子上嗣王而下爲臣民之望乃王之城所以

自御史一有失德嫌疑內生則城壞而藩垣屏翰莫不離心王乃獨處於上矣至於獨則可畏矣至於獨而斯畏則已晚矣故願畏之於早也修德而畏獨此用人之遠猷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賦也豫怠也渝變也馳驅縱姿也王與往通衍舒徐也言惠民在與修德用人亦在於修德德何以修敬而已矣敬者即目前之境而存其心也方虐方懠天之怒也敬之則不敢戲豫而謔謔夸毗之狀除矣方難方蹶天之渝也敬之則不敢馳驅而憲憲泄泄之態斂矣且天之當敬亦不待其怒與渝也雖平居作息天亦無不在焉昊天明矣爾必有出往之事天亦及爾出往無所之而不隨也昊天旦矣爾必有游衍之時天亦及爾游衍無所處而不在也敬之之詩曰陟降厥土日監在茲此之

謂也、知上帝之臨汝、則戒謹恐懼不敢懈於隱微、此修德之遠猷乃惠民用人之本也、

板八章章八句

板誨遠猷也。當天怒人怨之時。乃徐商牖民。懷德敬天之事。近於迂闊而寡效。無怪小子之蹻蹻也。然而我言維服。實之於當前之事勢。則知之矣。國家之要。莫大於得人心。人心未離。雖危而可存。人心已去。雖安而易亡。欲得人心。非美言小數所可邀也。必牖其固有之良。使仁不遺親。義不後君之念。油然而不容已。則民心不搖。而藩垣屏翰。皆環列而不敢動。再加之以敬天。則懷德維寧。而宗子之城。永不懷矣。此實救時之切務。非迂闊也。且夫天性民所固有。取之攜之至便也。价人、大師、大邦、大宗、宗子、具在也。以德懷之至順也。天隨處而皆臨。敬存心而即是。乃知所謂遠猶者。其事至近而且易也。聖謨洋洋。嘉言孔

彰而世卒莫之聽亦獨何哉○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章四百三十三句

[illegible]也[illegible]又[illegible]毫[illegible]的[illegible]

作命宅有其人命宇其有政其未之有也有